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講義卷一至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舉人臣李憲喬

經部二

尚書講義二十卷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講義二十卷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為建王時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即位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淵閣書

目一齋書目並載其名而藏書家已久無傳本故朱彞尊經義考亦注云未見惟永樂大典各韻中尚全録其文謹依經文考次排訂釐為二十卷案宋館閣書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尚書講義二十二卷詔藏秘府蓋本當時經進之本故其說皆順文演繹頗近經幄講章之體其說大抵以注疏為主參考諸儒而以已意融貫之當張浚用兵

中原時浩方為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辭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譏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為非殆以浚未能度力量時故不欲僥倖嘗試耶朱子語類嘗稱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為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周公且在後之

意云云其後命蔡沈訂正書傳實從浩説則朱子固於此書有所取孫應時燭湖集有上史越王書云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藴剖決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又云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疏諸下方則浩此書實與應時商搉之則亦非率爾苟作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講義卷一

宋 史浩 撰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此書序也班固謂先聖孔子作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必有史氏紀其所作之由孔子取史語裁為法度之言以信後世雖謂之孔子作可也凡稱昔在必其

人之聲名功業不泯者自古以來惟帝堯足以當之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帝者君天下之號而堯其名也或曰堯其謚也夫古者死無謚謚始于周堯則其名無疑矣且以舜禹言之有鰥在下曰虞舜又曰來禹豈呼舜禹之謚耶聰明德之至大者是故天以聰明在上而元后亦以聰明作民父母天之聰明豈必僕然屬耳瞪目而得之耶亦曰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而已卒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天下之理不得遁而

皆存乃可謂憲天之聰明也文非絺章繪句則凡施之外者光明皆是也思非焦心勞慮則凡藴之内者光明皆是也光者光明也惟兹光明悉本於性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人皆具是光明衆人迷焉晦而窒之一身不能用聖人覺焉擴而充之所以能滿天下是故讀書者能了此一光字則百篇之内凡所謂光皆帝王心傳之妙日用之本無餘藴矣堯用是光而宅天下宅者安而行之也安而行之其誰以為非性

乎故曰堯舜性之也雖然堯之德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不得已而有言蓋以老而避位不私其家而與一側陋之人懼天下不明是理是以其言見於後世序者明一篇之大旨言雖不多而一二語間如射者之破的非孔子孰能與於此哉

堯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天命之性堯全德而具未嘗失也故其所行自欽明文思格於

上下率性之道也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修道之教也聖人之論歷萬世而不可易者以前聖後聖其歸一揆爾堯典篇目也典者常也經也經常者萬世不刊之典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當讀為粤字粤者始詞也若稽古者順考古帝堯之德猶令紀功德之文曰謹按是也放勲者號也有

勲可見故以是尊之也上古君天下者一於道爾故民鑿井耕田不知帝力於我何有無功可見也堯則放前人之功巍巍乎有成矣欽者敬也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則欽者堯之首德明則其次也序書以聰明作元后至於欽明則率性而行者率性而行首以欽何也蓋聰明天賦天所以命之者在是故曰亶聰明作元后至於欽明則率性而行者率性而行首以欽德則允恭克讓固其性之自然而非矯飾也堯具是四德出於本性之自然率而行之安其所安無一

毫作為故曰安安夫一性之光明被四表而格上下固非智巧果敢所能致至於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之北海而準卒之上下與天地同流非光明則不能徧也如是則民物之休戚天地之變化孰有彼此之間皆吾一性之動而已豈非率性之道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堯脩道之教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本在於正心誠意堯之德盛矣至出而應世未有不由此而天下治也後人謂克明俊德為明揚側陋之人非也大學曰克明俊德自明也自明者内明而外俊明之至也此非脩身而身脩之效歟賢者親之無能者亦親之而九族至於親睦親之至也此非齊家而家齊之效歟敬者平之晦者章之而百官巨姓至於昭明章之至也此非治國而國治之效歟協和者調一

也而黎民至於變時雍和之至也此非平天下而天下平之效歟自常人論之堯行此德以治天下不過一治世之君耳殊不知堯之所以能致此者大學之道也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言其甚難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堯之道所以推之萬世而不可易後聖有作豈能越是道而行之耶其曰修道之教也宜矣韓愈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
傳之孔子夫數聖人相距數百歲何所見而相授受
直得大學之道而已此堯所以為出治之祖也嗚呼
盛哉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夫聖人所以為聖者能以己之光明覆被一世而其
修德修政動合自然之道而已克明俊德至於天下
平矣繼當修政政者所以與世共之也蓋天不人不

因人不天不成天人之際其實無間君天下者苟能順天之時授人以事亦自然之理非性分之外别有天人也乃者因之也因黎民於變故命羲和以正天時此見堯首德之欽若又曰敬授堯之欽德不於奉天治人之間見之其何用耶古者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揚雄謂羲近重和近黎其實重黎分掌天地羲和則兼天地而分四時名不同爾歴其書也象其器也日月星其三光也辰其躔次也仰觀俯察既已得

其序則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賔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既總言命羲和之大旨矣兹復分而言之於二仲則

言分二叔則言申者蓋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而盛於南嚴凝之氣始於西而盛於北其始分之其終申之也以方言之則宅嵎夷曰暘谷宅南曰交趾宅西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宅者安此一方也天之運行以日為主故於東西出納獨言賓餞者二仲為主也以事言之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而四時之功備平治秩序力作於三時夏則待其成故曰敬致冬則藏矣故曰在以候言之則四仲為得中氣故取日之長

短驗於分至皆一時之中也春秋曰殷殷中也中則分矣夏冬言正正也正則至矣朱鳥南方七宿也火心宿也二十八星獨於南方全言夏秋冬則取心虚昴者以分至者定之適當其次也日中宵中陰陽之所以分也以民言之則春析之而作夏因之而長秋樂其成故夷冬則藏乎室故隩以動物言之則春合而孕夏褪而革秋生而鮮冬毨而温舉是四官上關天時下及地利中取人物無乎不有及其成功授人

時而已則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為一朞三百六旬而
已虛是六日與一歲之間有六晦小盡率一歲餘十
二日積三年三十六日及二年二十四日成六十日
故五歲而再閏也觀其日星之運轉人民之動息庶
物之生長與夫歲月日時之行豈人力所能加損實
天道自然之序惟在聖人奉若而使人不失其時則
百工允治庶績咸明亦自然而致此孔子曰惟天為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厥功之成不見其迹非順天之道則天之大其孰能與於此哉

帝曰咨汝羲曁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面既命羲和以歴象授人時此又使之考察餘分以明置閏之法蓋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六小月又餘六日是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閏又兩年餘二十四

日湊前所餘六日為一閏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如此然後四時始定歲功始成百工皆得赴功庶績莫不光明釐理也熙光明也大抵事須是隨時做經曰百工惟時又曰食哉惟時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若是不置閏以歸其餘則四時皆不得其正天下事顛倒錯亂百工何由而理庶績何由而熙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既有餘無所頓放自然是用置閏天地無全功置閏之法分明是聖人在這裏裁成

天地輔相天地似乎專是人事然亦天理之自然斗指兩辰之間便知其為閏以此見亦非聖人以私意為之也凡讀二典不可將作後世看後世視此等事多以為緩而不切唐虞之時玆事甚重葢四時不定則庶功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無一事不順天時聖人安得不以為急乎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懐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

哉

堯之治至是成矣蓋奉若天道至於庶績咸熙民孰有不治者哉自常人觀之功成治定思享逸樂於無窮延壽考於萬歲而堯乃疇咨其能是之人而登用之又疇咨其順我之事者而共治之有以見黃屋之非心也臣有放齊者不恤丹朱之嚚訟而以開明褒之意堯之必子子也吁者驚嘆之聲也口不道忠信之言謂之嚚心常起憤爭之念謂之訟堯既知之誠

不可以為君也臣有驩兜者不知共工靜則能言之用則皆違之貌恭而心不敬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而以方聚布百工褎之意堯之必見聽也堯既知之誠不可以當子事夫洪水之災湯湯然其害方盛蕩蕩然沃山升陵浩浩然大浸稽天下民之怨甚矣四岳朝之元老敢問其有能使治之者誰耶僉者衆也於者美之也衆以鯀為美而堯以為不然以其負命敗類知其必不成功也岳曰异哉者舉之也姑試之乃

可帝乃不得已而用之已而又欲以天下予四岳岳以不德辭始誨以明明揚側陋側陋者隱微也明揚舉揚也師衆也錫貢也衆乃貢其說于帝以為有鰥在下曰虞舜然必曰有鰥在下者言其無妻也其意若曰舜雖可以嗣德然側陋一介人未必服堯乃以女妻之天下必以堯之貴戚而不敢慢也所以為舜地者至矣堯曰予聞則心已許之矣其曰如何復問四岳曰予固聞之未知果如何也岳舉其家行之美

進進然治而使不及亂其盛德可知矣堯於是始妻以女而觀其刑于寡妻之德終則敬用之矣嗚呼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親莫如子疎莫如深山之匹夫用不用惟其人者公也滔天之惡圮族之凶用不用由乎衆者亦公也堯何容心哉蓋堯之德天也天之福善禍淫豈必竊竊然弊精神勞思慮而紀録之耶禍福皆由自召此天所以不勞而功成也其九載績用勿成而不畀洪範九疇歷試諸難而天受之非堯之

心上與天通其能相應若是乎

尚書講義卷二

宋 史浩 撰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天意也夫自開闢以來天地廣大純厚之氣停蓄於上下歷鴻荒至三皇四帝而有舜舜得其氣之大全蓋欲使之為天下後世作法不得不生於側微側微者隱陋也夫既起於隱陋則萬古耕稼陶漁者皆得以取法夫既

父頑母嚚象傲則萬古處父子兄弟之間者皆得以取法夫既百官事之二女女焉則萬古為朋友長幼夫婦者皆得以取法夫既齊七政頒五瑞巡狩以覲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舉賢去不肖則萬古為君者皆得以取法向使舜不生於側微則人倫五者政化百為可以為法爾耕稼陶漁何所法乎是故孰不為耕使人遜畔者舜也孰不為漁使人遜居者舜也然則天固生舜於側微之中其意蓋為天下後

世作大模楷欲使天下後世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法舜也嗚呼非孟子不能形容大舜非深明大舜者不能知天意之所在也前言側陋者其地也此言側微者其人也堯曰予聞之妾有以天下與人聞之不熟而輕授乎君人之德唯在聰明聰明者與天地同體故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是故堯舜以聰明在上而仲虺稱湯亦曰惟天生聰明時乂穆王稱文武亦曰聰明齊聖序書者以聰明包括舜之大德當矣夫

以側微一介之野人而使之當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上而欽天事神中而黜陟幽明下而至於夷蠻鳥獸魚鼈皆獲其所豈不為甚難哉惟其難而能為之使天下之人皆知之皆見之皆以莫能及而心服焉此舜之所以終能享無為之治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

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粤若稽古帝舜此不謂之虞舜而曰帝舜者舜已為帝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謂之重華宜矣然非其心協于堯則非所謂重也重者言其施為皆由堯之本意也濬深也哲深于内而文明溫恭篤實見于外者皆合堯之欽明文思也幽微之德既上聞

于帝聰則堯之信舜者久矣夫天下之至難者莫若敘彝倫明百度懐萬邦格皇天堯使舜敬徽五典五典克從者彝倫敘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者百度明也賔四門以禮外客四門穆穆然和敬者萬邦懐也納于大麓行深山大澤中雖烈風雷雨而不變皇天格也此皆舜受命之符而天下于此亦必皆知舜之可以為吾君也然則堯之所以稔舜之德者至矣盡矣格來也呼之辭也詢事考言者雖以堯之聖其觀人

也亦必先詢其行事而後考其言歷試諸難詢其行事也至是足以驗其言矣乃言底可績者知其言之必可行非若共工之靜言庸違也告之以三載汝當陟帝位舜猶自以為德不足以嗣堯而辭焉則受堯之位其敢慢命而違其言乎故韓愈曰堯以是傳之舜豈非授受一道而不可以差殊觀乎嗚呼此其所以為堯舜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月一月也上日非朔日乃吉日也文祖其始祖廟也有事于祖廟則餘廟可知矣古者人君受命告于文祖受終亦然受終者明堯猶在御而倦勤退位終天子之事爾至是舜始攝也古之聖人求與天地相似者惟堯與舜此孔子定書獨首二典也堯之有天下黄屋非心心乎道也堯舜以治天下為有道者之細事故視此身如寄逆旅無一分留戀舉而與賢初無吝色原其本心無偏無黨合乎道耳是以孔子取

為萬古帝王之軌範後世雖有巧辯不得少訾焉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舜作體天之法也堯有歷象舜則璣衡歷象以數推也璣衡以形求也其實均于體天以布政也璿為陰類故璣在上玉為陽類故衡在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象也日月五星于是不得遁矣然而人君一事之乖宜一物之失所則日月為之薄蝕五星為之謫見謂之七政舜亦視之而立政也後世帝王其有

即政之初不知應天以立政者是不法舜也而能治天下乎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舜作事天之法也肆遂也類祭也上帝天也天夫道也地妻道也舉天則地必從矣昊天有成命之詩曰郊祀天地者以此也禋亦祭也六宗者祭法所謂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四坎壇之祭四方山林川谷之見怪物者皆得為之神以其幽遠望

而祭之故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後世帝王其有為社稷主即位之初而不能告天地神明者是不法舜也而能治天下乎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舜作合符節之法也輯合也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皆有所執之玉即政之始而合歛之既盡也既月乃日覲受命之後班于羣后以明天子之賜而諸侯執之安有不知所自者乎後世帝王即政之始不能

班瑞而使諸侯不知其命維新者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歳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此舜作率諸侯之法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廵所守也無非事者蓋廵狩者天子有事於四方所以省方觀民設教也舜不待稍久而遽出者知國家

之綱紀有在於是豈不謂之急先務乎舜都平陽而二月遠至東岳者春行東方不敢亲也岱宗泰山也燔柴而祭天告至也望而秩于山川遂覲東方之諸侯協時月正日所以一正朔也同律十二律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權衡也所以齊不齊也修五禮吉凶軍賔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即纁玄黄也二生羔鴈也一死雉也諸侯各以其等而行贄見之禮也五器五瑞也執而歸之天子畢禮則復還之也舜以是

而率諸侯諸侯敢不虔恭而奉命乎後世帝王於即政之始不知考禮正刑一德以自尊者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五月南廵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廵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廵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舜作行幸之法也五月必至南方八月必至西方十有一月必至北方各以其時也以其時者順天道

也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其實無異也及其告歸用特者牲用一牛格于藝祖藝祖太祖廟也一牛蔵事告至之禮如是其儉則道路之供億菲薄可知矣舜非不知千乘萬騎可以自奉三牲九鼎可以奉祖廟也蓋以謂五載一廵荀作法于豐天下蕭然煩費矣子孫寧無起封泰山而禪梁父之説者乎謹始之道舜其得之後世帝王疲民以事游觀之美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舜作選諸侯之法也天子巡守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羣后四朝是也既使之敷奏而觀其言又使之明試而責其功然後錫之車服民功曰庸以車服而賞庸所以表凡我之行皆為民也諸侯以民功而受賞其誰不勸乎然天子之賜山川土田皆在所錫而而必曰車服者以車服為賜予之大也采菽先王能錫命之詩也而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車服之重也如此後之帝王苟不先明試之法而與以私恩假以名器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舜作養民之法也蓋洪水既平之後民日繁庶分州所以均戶口也然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封山濬川富其民也肇始也舜始分冀為幽幷分青為營也封十有二州之山則斧斤以時而材木不可勝用

濬十有二州之川則旱暵有儲而粒米不狼戾矣苟不治之于安平無事之日事至而為之備亦已晚矣民何所仰乎後之帝王苟不留意于養民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舜作恤刑之法也蓋民得所養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不從設刑以糾亦不屑之教誨也及其至也刑

不用而天下化矣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抵罪各象其所犯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流者屏之遠方納之圜土冀其自新而不殘其支體也鞭扑亦所以緩肉刑而贖刑則終之以恕也又時有眚災肆赦之舉此刑之所以無刑也至于終以怙恃而不悛革始不容于世矣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不可不殺此其意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哀矜惻怛之意備見于此後之帝王不養其民而虐之

不教其民而刑之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舜作用刑之法也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流之放之竄之皆遷也殛則死矣夫共工氏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罪驩兜氏有醜類惡物是與比周之罪三苗氏有不分孤寡不恤窮匱之罪鯀則有方命圮族彞倫攸斁之罪在堯之時所謂四

凶族實衆所棄者棄之矣宜乎天下之咸服也夫賢者在位乃能成治然而不肖者不去賢者其肯進乎舜先去四凶得用賢之要術也後之帝王知不肖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堯壽百一十七歲以經考之十六歲即位七十載使舜居攝歷試三載自正月上日二十八載矣禮曰大

德者必得其壽昔華封人祝堯曰使聖人壽堯曰辭夫堯豈不知壽之可尚蓋以堯自揆其德必可得壽無所事祝也然而封人之心則不然有君如堯使千萬年在位人心猶未厭也彼百姓四海攀號慕念至三載之久其以父母事堯也宜矣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案此段講義原闕蓋永樂大典割截以歸各韻間有脫佚也今無可復考姑從闕文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

此舜作自治之法也夫蠻夷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恩惠服使吾自治國勢日彊自然畏而懐之此攘夷狄之法也夫外攘夷狄在于内修政事必求共理之賢十二牧其人也欲修政事莫先于食哉惟時莫大于柔遠能邇莫急于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以言之吾不能務農重穀而奪其時安得家給人足乎吾不能撫寧近者使之胥悦安得遠者聞風而慕義乎吾

不能崇尚有德信用其善則任人進矣任人小人也君子小人趨操不同使有德者進必能為國遠謀無貪功喜殺之心敵人亦必知我國有人而不敢犯至于任人則狃于時論不知上策在于自治逞一人之私意掠忠義之美名動干戈興徭役誓不與賊俱生不知彼已者往往從而和之以為當然及其敗事憂在國家吾奉身而退官職猶昔也名譽猶昔也何憚而不為是說哉其弊在于時尚高論眩于名實而信

用之過也茍難任人則任人不得參于其間蠻夷自然率服何者吾有自治之法足以使之服也率服足矣何必窮兵而逺討耶後之帝王不先自治而以征伐為務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舜曰咨四岳

此舜作建官之法也夫建官而首詢四岳明無私意矧舜之進用實由四岳舜無求舉之意已足以知四岳之公也今也建官可不咨其論乎是故論相必先

伯禹一相得人則九官無不當其職者豈不為得其要乎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然不曰帝而曰舜者欲使後世知九官之賢雖在堯朝舜能用之以盡其材所以申堯未竟之志也後之帝王不辨能否而以私意建官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言有能相我起大功業光帝堯之行事者乎當使之居道揆之地以表百官也亮信也采任也信任以惠疇人敷錫天下也非伯禹孰能當之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者允也信也且贊其已成之功而用之也禹之遜稷契臯陶非虛遜也必其人皆相才然後可以言于帝也及禹有天下相不用他人信乎當時所遜實一時之傑也禹之所任于此可見夫一相得人風虎雲龍其相應和如此舜享無為之治豈他求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在堯朝已為稷官民阨于饑能播百穀百穀之茂以時而已令而申之也蓋生民之本有在于是食為八政之先舜命相之後即申命稷知所本矣而稷亦自知非吾播種天下之饑亦將未艾乃不辭而承命夫稷自孩童已能陳五種為戲事是天生斯人以養天下之人則舜豈得不命之而為天下後世法哉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稷既播種民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司徒司民也民之飽食逸居苟無教焉禽獸何異此教之不可後也夫百姓所以不親以人倫五者不遜遜順也契當敬敷此五者以為教也在寛者不可急也必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君臣之道本其固有迷而不覺耳惟使其自得然後知非外鑠而行之不疑然則在寛善教也善教得民

心自得之謂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教之不從則有刑焉扑作教刑也皐陶明于五刑墨劓剕宮辟也不得不并蠻夷寇賊而言也其實所以弼五教也刑以威四夷詰姦慝誅暴亂則蠻夷之殺伐寇賊之誅鋤皆隸之士師實未嘗用干戈以窮討也在舜之世有司空司徒而不立司馬之官者兵刑

為後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刑之而服輕重無私也流所以宥五刑曰流矣必有所止所止則為宅也五服三就則輕也重也輕重之間也五宅三居則近也遠也遠近之間也舜之用刑如是之審期于無刑之意見矣茲其所以貴于明允也臯陶之賢宜不待告舜之慎刑其至矣乎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工宜後也而舜命垂者以垂能順百工之事也夫工雖賤事而治天下者于此考其成是故紀治之成者必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賛之曰技巧工匠咸精其能夫咸精其能是于細事不敢欺也而不謂之治成乎垂之遜殳斨伯與風化使然也伯禹旣遜其下皆遜以此知一相得人不憂天下之不治也往哉汝諧無出垂之右者垂安得而辭乎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虞之掌上山下澤則鳥獸草木咸得其性其曰若者順也然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何哉夫不驅禽獸之猛安得養蕃而滋茂然非益能順鳥獸草木之性不能當其職也遐想當時物物皆被德化至于咸若則朱虎熊羆無如益也故曰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舜命伯禹首咨四岳今欲典禮乃復咨之所重者禮也舜之命官罔不序上而論相下而敷教恤刑蠻夷百工草木鳥獸皆被其德然後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宜矣三禮天地人也禮以祭為主故官名以秩宗然禮與刑常相為用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古者禮官兼折刑故書曰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夙夜惟寅嚴恭寅畏以行禮也直哉惟清訟直刑清以折刑也伯夷之職盡矣欽哉者二事皆重不可不敬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禮所以防偽而教之中樂所以防情而教之和伯夷典禮防其偽也后夔典樂防其情也蓋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行其中也直則厲矣温以和之寛則慢矣栗以和之剛者幾于虐矣今也以和而無虐簡則幾于傲矣今也以和而無傲皆所以抑其過而勉其不及中之謂也豈非和所以行中之謂乎曰教胄子者國之元子與公卿大夫之子也使胄子教養于禮樂中和之域太平之極摯也夫樂行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焉樂之本也若夫見于形器聲音則樂之餘也然不于樂之餘而驗

之何以知其本也是故詩者志之所之也嗟嘆之不足故有永歌焉聲依永者貴人聲也律和聲者樂勝而不流也由是而八風從律八音克諧矣天神降地祇格人鬼享三禮行之得樂而和故曰神人以和舜治之盛于此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嗚呼盛哉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受命于天惟舜獨正正矣百邪無自而入此即讒說殄行也夫治定功成宜乎端拱無為怠于為治矣而舜方且立納言之官以司出納安有壅蔽之患哉夫舜固不患此實有意于為天下後世法耳堲疾也讒說殄行惡之大者宜乎其疾之也變白為黑譖毀矯誣讒說也詭激崖異巧佞絕倫殄行也惟茲二者人所取信能動揺衆心故曰震驚朕師也龍作納言採下之言而進乎上宣上之言而達于下蓋所謂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也故曰夙夜出納如此則讒說殄行烏得攘臂于其間乎故曰朕命惟允允信也非龍無以當此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也夫舜典一篇所以重堯之華而天欲使舜為天下後世之法故其小大之事先後之序無一不可為軌範者觀其所行天下後

世有一事不合者皆過也帝堯之治如元氣之運太虛其渾淪磅礴不可推測但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則無不備矣如四時迭運而成歲必春而蠢必夏而假必秋而收必冬而藏一有不合如春行夏令秋行冬令不可差忒豈非天意欲使之為天下後世法乎然而堯舜之心則一于道耳行之而為法也後世帝王茍有得道于已載之行事一付之公而無一毫私意是亦堯舜也故曰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又曰

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可不勉諸直哉惟時時不可失也亮天功舉天以明功無私之謂績亦功也必待三載者美以久而成也三考九載也夫三載稽其功罪而賞罰之揆之以事也至于九載則非特知其事且知其心也幽者有懷于中而外不得而見者至是君子小人判矣黜也陟也退小人而用君子也不止于賞罰而已非以道觀烏能若是夫既以道觀則如明鑑如止水君子小人不得遁矣且以伯鯀言之

九載績用弗成治水無功也非以道觀則安知其彝倫攸斁故九載而殛之非止于罰也夫天下之治常敗于小人而成于君子苟小人去矣庶績咸熈勢所當然也熈明也雖堯舜之聖亦不過辨君子小人而已舜治若此而三苗猶不即工分背者離散其黨也嘗觀易之為書言君子小人多矣或分其内外或辨其消長獨于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直曰小人勿用蓋以小人一用則邦有必亂之道也語至于此則舜之

黜陟幽明又所以為天下後世之法也後世帝王無意為聖君則已如有意于為聖君當以舜為模楷然則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孟子豈誣我哉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壽一百一十二歲三十載堯舉舜而敷治敷治者敷堯之治于天下後世也攝位二十八載攝位者攝堯之位而行堯之道也避堯之子服堯之喪三載而踐位五十載至于鳴條而陟方說者謂巡守至蒼梧

山地近莒之紀城陳留有鳴條亭諸説未之詳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詩書皆有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是故雖更秦滅學
而亡其辭讀其序者皆得其義獨此汨作九共槀飫
十一篇辭義皆亡不可得而訓釋竊意繼舜典之後
必有虞之所建置也而漢儒乃以九共為一篇既曰
九篇不知何所據而以為一篇雖不敢以臆説苐若
以為九則百篇具以為一則又亡其八矣

尚書講義卷三

宋 史浩 撰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矢陳也謨嘉言也禹以功臯陶以謨列於帝堯之朝舜因而申之宜矣而必附以益稷者史之意也蓋益稷亦禹臯陶之儔也惟此四人舜之同僚而能推腹心露誠實移所以事堯者事舜則舜必有以服其心者矣得此四人之心舜之所以有天下也文王作興

二老歸之說者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漢高叙三傑曰吾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然則帝舜申之而附以益稷意可見矣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粤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文命禹之號若堯曰放勳舜曰重華是也放勳者蕩蕩乎民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重華者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是堯而已矣文命者奉堯之聲教而敷于四海也禹貢告功成而歸美于帝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即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也舜所以申禹之成功始見于是其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言為君難而為臣不易也政乃作乂黎民易于歸德者禹所以

戒舜也舜曰俞允若茲信其為然也嘉言罔攸伏者無言不聽也野無遺賢者無德不用也萬邦咸寧者敏德之實也稽于衆舍己從人者無善不好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者無一夫不被其澤也舜于此備言為治之效不自以為德而歸德于堯故曰惟帝時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美也彼都者彼美也甚都者甚美也益聞禹贊敏

德又聞舜之歸德乃推廣其意又有廣運之言焉以謂堯之治以道化也廣運如天之無為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未嘗有為也其所以敏德與夫惟帝時克皆道之見于事業者故皆曰德也而堯德廣運寘然不見其蹟者進乎道矣聖神文武隨所應而彰非可以一德名也神耶聖耶文耶武耶不可得而指名矣蕩蕩乎巍巍乎皇天眷命而使奄有四海者所謂大哉堯之為君也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熈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道降而有德非降也道之見于事業也是故謂之德蓋道無對也孔子所謂巍巍乎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也發而為德則道生一矣生一則有兩端是有對矣是故有吉必有凶吉凶由人所名顧所修

之德如何耳禹所謂惠迪吉從逆凶者思順其一而無二三其德也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也天之降災祥在德而已矣舜于此蓋優為之益乃因禹之戒贊曰戒哉儆戒無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也罔失法度無作聰明亂舊章也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佚遊荒亡之事也任賢勿貳譖愬不行也去邪勿疑無依違牽制也疑謀勿成無敢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也百志安得不光明乎百姓之

譽人所欲得也違道而干毀必隨之矣何補乎百姓之欲雖天必從咈其情而從吾之欲則背叛而不可救矣何補乎此皆昏亂之世所有益事堯舜之君上接洪荒斷無此事何自而知之耶盖以理推也舜固無是矣而益乃諄諄言之盖舉其害德者以堅舜修德之心愛君之道也舜不以為忤無怠無荒勤而行之四夷安得不歸往乎舜之德所以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者實得

禹益之規戒故進而不已而至於道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頼時乃功

舜重堯之華所以行堯之所未行皆盛德事也而益尚戒之禹聞益之戒歎曰於欲帝念此言而無怨然且指其治要以告之謂凡為君必主於德以德為政

斯為善政善政之實專在養民民之所以有養以穀為重穀者養民之大本五材得是而能聚是故謂之六府無則五材為虛器雖有不能為用也三德得是而能宣是故謂之三事無是則三事為虛名雖有不能為用也用五材三事者名也陶冶械器則非粟不易倉廩不實則禮節不知禹之胼胝荒度者意有在於烝民乃粒而彛倫可敘也故箕子述洪範九疇之要首言五行次言五事五行六府之本五事三事之

資也而繼之以八政一曰食蓋明九功非穀不能敘也然則穀者實五材三事之精神脈絡也六府惟修三事惟和非君有食以養斯民安得九功惟敘而斯民歌舞以樂其生乎戒之用休洪範之五福也董之用威洪範之六極也民知避凶而趨吉矣勸之以九歌者以詠歌作起人心之嚮德也俾勿壞者仁聲入人有日新之德而彝倫不斁也然則德惟善政果在於不違農時務農重穀也後有人君令年下詔曰農

者天下之大本也明年下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
卒使海内富庶興於禮義史臣贊其德曰務在養民
得是道也舜俞其言而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萬世永賴爲禹之功所謂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此其
實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摠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

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堯曰格汝舜舜曰格汝禹堯以道治舜德升聞故以

禪舜舜遜于德弗嗣已而嗣位德足以堪之故也是以禹謨所敘罔匪以德至是帝堯大學之道得所付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舜得是道所言所行罔非明德史謂明德是虞帝始蓋以此也今舜告老復欲禪禹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此亦舜遜于德弗嗣之意也舜弗遜其人而禹遜皐陶且曰皐陶邁種德夫德貴于根深而柢固也皐陶種德如農者之深耕易耨固其根本所以能獲蓋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

所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正心誠意可謂種之德也進而至于平天下可謂遠也葢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百年之計莫如種德種德及遠故曰邁也臯陶之德既下于民民懐其德素望已著禹自以為不足是以遜之葢知其德可以平天下也帝念哉者欲舜念念不忘臯陶之德禹所以為臯陶地者至矣念者心不暫捨造次顛沛必于是念之在兹德也釋之在兹亦德也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

亦德也出而見于事業亦德也惟帝念功念臯陶種德之功也其亦可以付託矣舜因其言故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是其下皆正也汝作士以刑輔教而吾彛倫得叙也期于予治而民協于中刑乃措而不用是臯陶懋此大德而教中于民之功不可不念也而臯陶不自以為德歸德于舜謂刑之所以不用者帝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其所致之實本于帝德之罔愆也罔愆者無過不及能執其兩端而用其

中于民也故凡所賛皆舜之用中也夫簡以臨下有不紊之綱至其御衆則有寛和之恩中也罰弗及嗣而賞則延之寛厚也宥過者赦其詿誤刑故者罪其有心寛厚也罪疑惟輕罰則從恕功疑惟重賞則從予寛厚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寛厚之極也舜之用中濟以寛厚此好生之德所以使民淪肌浹髓而不可忘故能置刑罰于無用之地也舜不自以為德而復歸德于臯陶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

之休蓋舜明刑弼教之本心于此得矣故曰從欲以治然舜贊臯陶如此而禹之所以遜臯陶之意舜無一言及之者蓋舜之心已屬禹久矣不可以一時之遜而易吾之心其曰朕志先定豈虛言哉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舜雖念臯陶之功而屬禹之意愈篤乃曰洚水儆予

洚水洪水也天降災祥所以儆戒予而地平天成之功他人不能辦也故曰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若所謂無間然者而又不敢自滿自大此又他人不能及也故曰惟汝賢不矜不伐而天下之功能悉歸焉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其德其功果在臯陶之上是天之歷數在汝躬無疑矣我老汝攝終當陟元后葢天命已定不可辭也於是告之以歷代聖人所傳之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以歷代聖人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民既受中以生非天作之君作之師以輔翼之則其中安保不迷而失之耶然則中者君天下之綱領而歷代帝王受命之符也舜命禹之言堯蓋嘗以語舜矣魯語所謂堯曰咨爾舜是也且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曰未發何時而見此道心也豈不徼乎惟其發而中節人始知其自中出也不從中出則喜怒哀樂四者之動吉凶悔吝生焉此人心也

豈不危乎夫心一而已自其靜者言之則道心不可見自其動者言之則人心多妄作惟能心悟而自得得其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發而皆中節矣孰不為喜聖人之喜則天下鼓舞于春風和氣中矣孰不為怒聖人之怒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矣以至哀則為禮以防萬民之偽樂則為樂以防萬民之情以其中節故也然則何以知之惟精惟一而已精者杳兮冥兮不專心致志則不得道心之靜也一者為物

不貳一之所起人心之動也有一則兩端具矣兩端具則可中取矣不于一而中取則二三其德而動罔不凶矣舜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以其得一也得一者心有所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所謂心悟也通於一則萬事畢矣自道而出惟一可以見中道生一故也堯舜禹三聖相授以一道中而已矣聖人既已得是道發而無不中節者不失其道心也本於道心則不可以人心間之而世之人豈能皆知道心乎無

稽之言弗詢之謀非姦則佞此人心也豈可信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可愛可畏此人心也豈可恃乎汝其欽哉修其可願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而況君乎使鰥寡孤獨困窮之民罔不獲所為君之職盡矣則於萬斯年永綏爾禄宜也此天禄永終也夫口者禍福之門既能出好興戎吾言一出禍福所繫汝豈可不從吾命乎禹之不願為君出於誠實舜之所以屬禹堅確不移禹乃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使舜取在廷

之功臣若臯陶益稷輩人人卜之也卜之而吉則予之夫舉天下以予人不由於心而獨付之卜筮何容易哉此乃禹驚懼之際迫切之辭也於此可以深知其不敢當也洪範稽疑之疇凡卜筮皆本於汝則從然後謀之龜筮卿士庶民也今使舜汎然卜之龜筮可乎故舜告之曰官占惟先蔽志此汝則從而方謀之龜筮也日官之占必先蔽自朕志然後求卜今朕志先定然後詢謀於人而僉同卜之龜筮而協從質

之鬼神而無疑矣我其已卜豈可再乎習再也若習坎之習儻再卜之瀆則不告矣禹至是何言乎惟拜而堅辭也舜曰毋毋者勿復辭也他人無以當朕意者故曰惟汝諧也月正元日受命于神宗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告于堯廟也凡即廟之禮悉如舜之初受命也抑嘗論舜禹之相受如此而孔子歎道之巍巍乃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何哉蓋以堯之治純於道舜禹之治自道而嚮於德民有德以名之也

故舜典禹謨無非闡揚其德之見於事功者也非若堯蕩蕩而民無能名焉向非舜剖露危微之心精一之學後世何以知舜禹得堯之傳乎孔子正懼學者之於典謨止求事功之蹟而不求舜禹精一之妙故於洙泗之教發是警策也然則舜禹之聖不在於得堯之天下而在於傳堯之道明矣嗚呼盛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征苗之舉當載在禹未受命之前盖舜初居攝巳竄

三苗于三危于時弗率禹乃奉辭而伐罪也逮禹治水三危既宅三苗已丕敘矣若以禹受命之後弗率豈苗再叛乎況舜既已倦勤禹有天下遠人不服禹當召六卿而恭行天討若後世所謂親征也乃會羣后奉辭而罰罪豈禹自知不能服苗尚仗舜之餘威乎抑口授之筆録屋壁之斷簡失其次乎所不敢知也禹宅百揆能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紹位之後聞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之言是

欲修德以待天時也禹當自修文德以來遠人而尚以煩舜乎恐無是理也其曰帝乃誕敷文德必在禹未紹位之前明矣蓋嘗論帝王之臣出行所學以輔人主了無他法一言以蔽曰德而已矣苗民逆命是不可以兵取而當以德化也是故益之贊禹言舜之德可以化頑嚚於閨門之内使之底豫非德動皇天皇天降佑父母之衷其能丕變如此耶是以人主當以修德為先務德既格天豈有人而不能化乎三代

而下士不知學置德於無用之地或以兵武導其君或以財利蠱其君或以讒諂面諛逢其君使其君從事於征伐從事於聚斂不信忠良吝於改過者皆伯益之罪人也此無他不學故也伊尹在有莘所以欲堯舜其君者德也卒能格於皇天而受天明命傅說相高宗高宗尃欲納誨以輔其德鬼方三年乃克者修德以待其自服也孔子罪由求之不能相季氏以其遠人不服不能修文德以來之而謀動干戈於邦

内也嗚呼伯益惟德動天之一語實萬世人臣事君之定法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